

# 规模前辈，益以才思

## ——由《云韶集》、《词坛丛话》看陈廷焯前期对晏欧词的研究与批评

顾宝林

**内容提要** 《云韶集》及其所附《词坛丛话》是晚清学人陈廷焯前期词学著作成就和词学理论阵地的代表。作为浙常转换之际的词学大家，陈廷焯也将选词评词的目光对准了宋词先驱晏欧三家，在此二著中不仅选有数量不等的作品，而且富有个性的点评和赏析。陈廷焯从崇雅的词学宗尚出发，认为晏欧三家词“规模前辈，益以才思”，是对《花间》、南唐词风之略有变革和创获。不仅如此，陈廷焯还指出了晏欧词在后世的传承影响，并对三家词多有激赏和批评，体现了对晏欧词独特的品评和感受。总体而言，二作之中陈廷焯最为称扬小晏词，最次为晏殊词，对欧词的看法呈现不一致的态度，开始流露贬低欧词的倾向，或为后期的否定欧词张目，这是治词者容易疏忽之处，须小心辩证看待。

陈廷焯（1853—1892），和其他晚清词学家一样，早年受浙派词学影响，推尊朱彝尊词学思想，后改推谭献的论词之法，终成鼓吹常派宗风的一代巨匠，影响卓著。陈廷焯的主要词学贡献，笔者更认同朱惠国先生所谓一改常州词派以往带有乾嘉经学风气论词作词的作派而“由学人词派开始向词人词派转化”<sup>①</sup>。换言之，从词学队伍角度而论之，陈廷焯使词学创作与研究开始摆脱经学家作词论词的束缚而重新回归到词人谈词填词的状态，这对于词学自身的发展态势而言，是一波三折之后的回位。陈廷焯的词学成果，基本上见诸其不同时期的词学著作。前期的《云韶集》词选26卷及其《词坛丛话》凡106则，后期有《词则》4集20卷和《白雨斋词话》10卷。另有《白雨斋词存》（存词46首）等文学著作4种存世<sup>②</sup>。当前对于晏欧词和陈廷焯及其词学批评成果较多，然而缺乏以晏欧三家词为整体背景并结合陈氏词学著作来细微考察其批评流衍状况的成果。我们认为，晏欧词作为词风近似的北宋前期的主要词体样式，一直受到后来者的学习与批评，即使在词学中衰的明代和南宋词宗风如火如荼的清代，

也存有它们被流传和批评的印记，揭示和反映了词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陈廷焯作为清代后期词坛浙常转换之际的主要健将，考察他对晏欧三家词的批评接受状况，不仅可见北宋前期词坛大家之流衍状况，而且对于细微体察陈廷焯词学思想和晚清词坛风尚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云韶集》及所附《词坛丛话》为考察路径。

### 一 《云韶集》的词风宗尚及其宋词选格局

《云韶集》<sup>③</sup>成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左右，是陈廷焯结集完成的一部集词选词评于一体的大型词学著作，体现了他早期的选词和论词思想。而《词话丛编》收录的《词坛丛话》则是《云韶集》附识的前面部分，亦代表陈廷焯前期的词学理论和识见。陈廷焯早年论词出入浙派，推尊南宋雅词，对于词选的编定，明确以朱彝尊《词综》为选取标准和主要取词范畴，“屏邪抚雅，大旨亦不敢外先生”<sup>④</sup>，并杂以《历代诗馀》及

《明词综》、《国朝诗余》、《四库全书提要》等典籍为取词范围,厘为26卷,跨唐宋金元明清六朝,取词3434首,一切以“雅正为宗”<sup>⑤</sup>,选词规模远甚《词综》和《钦定词谱》,彰显陈廷焯欲以选词改变《花间》、《草堂》的流风陋习。与《词综》不同的是,《云韶集》不仅选词,而且附有诸多的词论词评,其理论研究价值也是前者所不可比的。这些少则三五字,多则十余言的评点和106则《词坛丛话》互为表里,共同构建了陈廷焯早期的词学思想和批评理论,也是考察历代词人于晚清词家研究与传承的重要文献。为了便于比较论述,本文将其分而论之。

《云韶集》词选26卷,宋词选主要有9卷(卷2至卷10),外加卷24、25部分补宋人宋词,共有两宋词家310人(含无名氏),词作959首,人均约3首,其中选词10首以上的有(依原顺序排列):欧阳修16首,晏几道20首,张先14首,柳永14首,苏轼18首,秦观15首,贺铸22首,毛滂10首,周紫芝10首,周邦彦30首,吕渭老10首,朱敦儒13首,辛弃疾45首,程垓13首,姜夔23首,陆游15首,刘过10首,高观国16首,史达祖17首,吴文英33首,蒋捷19首,陈允平18首,周密38首,石孝友12首,王沂孙24首,张炎35首。另外女词人代表李清照也选有11首。从南北宋词的分布数据看,北宋选词15首以上的有6人,南宋则有11家,且30首以上的除了北宋周邦彦,其余均属南宋词人,而音律派词家尤多,体现了陈廷焯沿袭浙派前期以尊南宋雅词为宗旨的选词、论词风气。北宋名家词中,陈廷焯独尊贺铸和周邦彦,南宋名家中则除了辛稼轩以45首独占鳌头外(存词数量也最多),吴文英、周密及张炎较多,姜夔因其总数量不多,选有23首,其比例亦甚高,反映陈廷焯承袭浙派词学思想的一面:共尊姜张<sup>⑥</sup>。这种分布格局大致与《云韶集》论宋词总序相一致。《序》中陈廷焯指出北宋词为宋词之高境,以美成词为最高峰;南宋词的特点在于变,而其嬗变则肇始于白石;美成为北宋词极高词艺的总结者,而姜夔则是南宋雅词的开拓者<sup>⑦</sup>。

由上可知,《云韶集》以“雅正为宗”,以南宋词“姜、张”为标杆,北宋词也以“贺、周”为尊,而对于宋词具先锋意义的晏欧词,除了欧

阳修和晏几道词相对被选录较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凸显的地方。那么《云韶集》选录晏欧词到底怎样?陈廷焯又是如何评价他们三家词的呢?我们该怎样看待陈氏这种批评言论?

## 二 《云韶集》之晏欧词选与词评

《云韶集》词选选辑欧阳修词16首,晏几道词20首,晏殊词8首,代表陈廷焯前期对晏欧三家词的评判态度,体现当时的词学识见与观念。对于晏欧词,陈廷焯认可他们在北宋的先驱地位,并指出北宋晏殊、欧阳修、王安石及范仲淹诸家“规模前辈,益以才思”<sup>⑧</sup>,意即晏欧与王安石、范仲淹一道,以模拟前辈为主,加以个人的才思怡情,对《花间》、南唐之词风略有变革和创获。我们认为作为宋词的先驱,晏殊、欧阳修为词之道确实难离温飞卿、冯延巳等前辈的路数,尤其是言闺情之作,几与前辈无异——这是宋词初创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这也是词坛共识;而范仲淹、王安石因为文献及存词的有限,很难得见他们对于这种艳情之作的真正态度。不过从范仲淹的《定风波》(罗绮满城春欲暮)一阙看,他对于这种无聊之中的寻芳问柳的生活似乎也不排斥。

“规模前辈,益以才思”是陈廷焯早期对晏欧词的总体概述,对有关晏欧词的学词渊源和构词方式述评精当,基本符合词史原貌,反映了陈氏评词论词遵循宋词发展的基本道路的识见。

当然,《云韶集》对于晏欧词的批评与研究更具个性眼光,这尤其体现在选词及点评上。全书选录晏欧词共有44首,并多处论及晏欧词。概而观之,陈廷焯对晏欧词研究与批评侧重两大部分:一方面,阐明晏欧词的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词作的传承与影响;另一方面,集中对晏欧词的批评与欣赏。

### (一) 阐述晏欧词的艺术渊源及其传承与影响

《云韶集》首先指明唐五代十国词是晏欧词的渊源所出,尤其是司空图、韩偓、李煜和冯延巳词对晏欧词影响甚巨。如评司空图《酒泉子》(买得杏花)一词,陈廷焯批云:“遣词命意是六一公祖也”(卷1)。司空图是晚唐诗人、文学批评家,以《二十四诗品》著称于世。他的诗学观点主要在诗歌韵味上强调蕴藉含蓄,而对于诗歌意境则

主张醇美清远的美学旨求，对中国古代诗歌及词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上述这首《酒泉子》是他在《全唐五代词》正编中仅存的一首全词<sup>⑨</sup>。该词借花对景伤情，感慨之中有几许疏宕之气。这种遣字构意之法，对欧阳修作词影响较深。如欧阳修之《玉楼春》（残春一夜狂风雨）诸阙，花飞花落，对景伤情，抑郁之中流露的疏狂之气，写作命意与司空图词近似。至于遣词造句，许昂霄在《词综偶评》中指出：“欧公《浪淘沙》起语本此，然删去‘黄昏’二字，便是寡味”<sup>⑩</sup>。欧阳修本词的首二句“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明显是沿袭化用司空图词末二句“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不过正如许昂霄所谓略去司空图词“黄昏”二字，在审美意境上稍有改变。总之，陈廷焯分析指出司空图的《酒泉子》在遣词造句及词意上对欧阳修词的影响是合乎实际的。不仅如此，《云韶集》还认为南唐君臣词也是晏欧词的另一个艺术来源，其中李煜“情词凄婉，独步一时”<sup>⑪</sup>。作为一代亡国之君，李煜词作大部分抒写自己的忧患感怀，主题上已经超越了花间词人的“花前月下”、“闺房深阁”的诗酒流连的香艳生活，而转向抒写士大夫个人的人生际遇和真情实感。相较而言，另一个南唐词人冯延巳对晏欧词的影响更深。对此陈廷焯也有论述。他首先指出冯延巳“始极词人之工”，对于冯词的艺术成就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冯延巳可堪为“五代词人断推巨擘”，不仅词艺高超而且在词作传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上接飞卿，下开欧晏”（卷1）。后主李煜和冯延巳等南唐君臣的词学最大贡献就在于进一步拓宽了词体的抒情主题，改变了词体的表达功能，使词从传统的“遣宾与兴”、“聊佐清欢”的娱乐文学中转向，迈进“抒情文学演进的历程”<sup>⑫</sup>，启示了宋词发展的新方向。晏欧词代表宋词的先驱，无疑无法绕开这种演进的新词风，从中吸取了诸多有益的艺术素养，使他们的词体创作在《花间》色彩的基础上掺进了许多个体的人生感喟，与此同时也加速了由唐五代“歌者的词”向宋代“文人的词”的雅化过程。当然，晏欧词的雅化或许更多地与吸取冯延巳词有关。冯正中词与温庭筠词近似的不少，然而他的词真正有价值之处不在于这种绮错婉媚的艳体词身上，而是表现为这种词体小道注入了更多的身世之感及社会

内容，扩展了词体的审美空间，提升了词体的意蕴内涵，这就是王国维所谓“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sup>⑬</sup>。晏欧词，尤其是欧阳修后期的诸多词作，明显不同于前期的词作，无论是词作主体意识的增强，还是外在风格的和婉雅丽，无不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晏欧词由过去的侧艳之作向精致婉雅的让渡，关键因素即是冯延巳词的渐趋熏陶。《云韶集》认为冯延巳词好比王维的诗歌：“字字和雅，晏、欧之祖也。”<sup>⑭</sup>兴象玲珑、字句工整的冯延巳词确实犹如王维之诗，在这种特质的辉映濡染之下的晏欧词，也变得珠滚玉圆，字句和谐，因此，抛开词意不论，仅就遣字设色、造境构型的艺术特色而言，冯延巳称得上晏欧词的始祖。

为了证实这种感悟式的印象，《云韶集》还指出了不少词例，说明李煜、冯延巳词对晏欧词的影响。如评李煜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云：“凄艳出飞卿之右，晏、欧之祖也。”<sup>⑮</sup>李煜前期的“凄艳”词风当然受温庭筠词风影响，这种艺术素养又传承至晏欧词上，使得晏欧某些词带上了凄绝冷艳的色彩。如《云韶集》所选的晏殊词《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等；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夜行船》（满眼东风飞絮）等，无不以凄绝冷艳著称，平凡之中，沉着蕴藉。李煜的《清平乐》是他的一首名作，而末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刻画愁绪非常富有形象和特色，将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愁绪描绘推进到新的意境，历来受人称赞。而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一阙上片之“离愁”二句，亦运用了比喻手法，将抽象的离愁喻以形象化的迢迢春水，不仅使词句更具形象的画面感，而且还加深了意蕴内涵的丰富性。一以愁喻春草，一以愁喻春水，从形象思维的角度出发，二者的确如出一辙，作为后来者，欧词的写法未免不是李词启发的结果。换言之，正如陈廷焯所谓，欧词用比喻写愁，其灵感实源于李煜本词。此后陈廷焯又指出欧词二句较之李后主“二语更绵远有致”<sup>⑯</sup>，那又是对欧词艺术的进一步认识。《云韶集》从传承与接受的视角，指出欧阳修词多得南唐风味，这个艺术风味的重要渊源除了李煜，另一个则是冯延巳。如评冯延巳《蝶恋花》（六曲阑干偎碧树），《云韶集》

批曰：“秀雅工丽，是欧公之祖。”（卷1）以笔者的见识，冯词是一首普通的写景抒情之作，写的是春日清明之景，述的是对景伤春之愁。主题别无新鲜，但笔法轻灵婉转，语言清新秀丽，意境含蓄蕴藉，可堪一读。欧阳修的不少词章深受这种小词技法的影响，比如《蝶恋花》（画阁归来春又晚）及《蝶恋花》（尝爱西湖春色早）等阙，语调轻盈，笔法婉柔，用语含蓄，描物画景之中总是透露淡淡的春愁。

除了直接指明晏欧词的艺术渊源所出，陈廷焯还隐性地提到其他词人词法对晏欧词的传承影响。如韩偓《生查子》（侍女动妆奁）一词，陈廷焯《云韶集》认为写得一片“柔情蜜意”，是唐五代两宋闺阁词的传承祖师<sup>⑩</sup>。韩偓的诗《香奁集》以写女性闺阁绣楼的物事情意为特色，其词深受诗歌濡染，也带有此等况味，是唐词艳情一路的代表。《全唐五代词》正编存其2首《浣溪沙》，其词描摹女性物饰及形态，抒写闺阁爱恨情愁，着笔细微，活色生香，的确香艳宗风。不过，韩偓本身存词极少，真正的闺阁词更少，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有限，故陈廷焯称之鼻祖，或有失精当。其实另一个善写女性闺阁的词人温庭筠才胜任这一荣誉。有“花间鼻祖”之称的他完全符合这一名号。温氏近70首词作中，大部分浸透着对女性闺阁绣楼生活的描写，如其名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便是典型；同时代的韦庄亦有不少，如《更漏子》（钟鼓寒）即是。所以宋代的女性闺阁词，其渊源主要是温飞卿及韦庄。晏欧词中的某些脂粉气也主要是他们流风所向的结果。如欧阳修《长相思》（花似伊）、《生查子》（含羞整翠鬟）、《南歌子》（凤髻金泥带），晏殊之《木兰花》（春葱指甲轻拢捻）、《诉衷情》（数枝金菊对芙蓉）、《踏莎行》（细草愁烟）等，晏几道的数首《临江仙》等，基本上都属于这种闺阁艳情相思之作，只不过因个人才情不同而表现有异。

《云韶集》不仅论述了晏欧词对前代词学的接受，而且还适当地揭示了它们对后世词学的传播与影响。据笔者统计，《云韶集》中除了对晏欧词本身的评点议论，另外在论叙其他词时有61处涉及晏欧词，跨宋金明清四代，其中论清代词时涉及最多，达37处，其次宋代有18处。这些出现在论其他人的词时涉及到的晏欧词品评，基本上都

是陈廷焯在读词时将其他词与之比较得出的个人感悟和看法，然而这种结果客观上揭示了晏欧词对他人词作的影响，换用文学传播的术语即是陈廷焯认为晏欧词作为一种既定的词学范式或词学资源，往往成为后世学习接受传承的对象。这种接受与一般的追和词不同，它是隐性的、潜在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风格、主题、用字句法等方面存在与晏欧词诸多的相似情状。这种研究现象实质是陈廷焯指出晏欧词在后世的传播阅读中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我们认为陈廷焯对晏欧词影响的这种特殊评点，包含三个方面。

1、揭示晏欧词的艺术风格对宋金元明清词的影响。晏欧三家词的特点，细微之处各有不同，然作为一个共同体，还是具备相近的风格特征，如都以小令词胜场，都以婉约为主要词情特色等。无论是《珠玉词》的风流华美，还是《六一词》的温润秀洁并偶带疏荡之气，以及小山词的秀气天然、工整谐婉而情真意切，这些词风元素均或多或少地渗透于后世文人的词章中。元明以后，晏欧词尤为不是词坛学习研讨的主流，不过作为一种词学历史文化资源，早已融化于倚声填词者的词作之中。陈廷焯的研究贡献即是在阅读批评中找出它们潜在的所依晏欧词的风格痕迹和近似的词学晏欧词渊源所在。如评宋词人贺铸词，他认为宋词发展传递至贺铸，亦是悲壮风流各有兼得，而“抑扬顿挫，兼晏欧秦柳之长”<sup>⑪</sup>。作为一个后学者，贺铸完全可能如陈廷焯所谓集众家长而变得悲壮风流，其中“风流”之色恐怕正是学习晏欧词长处的结果。龙榆生先生评贺铸为词“实兼‘豪放’、‘婉约’二派之长”<sup>⑫</sup>。其中“婉约”之长即是指以晏欧秦柳为代表的北宋婉约词之特色。如贺铸《窗下绣》（一落索）<sup>⑬</sup>一词风致情调颇似南唐作派，与同出南唐词的晏欧小令词亦无二致，个中艺术素养的潜在传承与受容痕迹显明。再如赵鼎《点绛唇》（香冷金炉）一词，《云韶集》卷4评云：“凄艳似飞卿，雅丽似元献。”赵鼎为中兴名相，所撰小词却颇有《花间》南唐遗风。如本词上片几句“香冷金炉，梦回鸳帐余香嫩”，描摹闺阁物事用笔细腻，词情凄艳，笔似温庭筠；下片几句“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用字工整，温润秀雅，风格几近晏同叔。<sup>⑭</sup>以婉丽秀雅之色点评后世人词与晏欧词之关

系的例子较多，诸如陈允平《清平乐》（凤城春浅）一词，《云韶集》卷8评云：“婉丽似元献”；对于清代梁清标《棠村词》一集，《云韶集》卷14则说：“风流秀丽，犹胜叔原”；评清周纶《鹰垂词》一集，还是与二晏之“雅”分不开：“风流雅秀，直逼叔原”；等等，可见二晏风流散见于后世词章中。

2、指明晏欧词的情韵在后世词章中的回响。这种影响重在表现晏欧词的思想情韵与后世词作的密切关系，某些作品甚至堪称晏欧词的隔世回响。如评宋词人刘镇：“叔安词韵味深婉，得欧阳永叔之遗。”<sup>②</sup>《全宋词》收两刘镇词<sup>③</sup>，根据文中评语，此刘镇当指南宋嘉泰二年（1202）进士刘镇，字叔安，学者称随如先生，《全宋词》收其词26首，附存目词3首。有永叔词情韵深婉遗貌的词作主要指刘镇的《蝶恋花》、《浣溪沙》、《清平乐》、《阮郎归》、《玉楼春》和《踏莎行》诸阙。<sup>④</sup>再如评明陈子龙（1608—1647）《青玉案》（海棠枝上流莺转）词，他认为：“仿佛有永叔遗风，情词凄艳”（卷13）。陈子龙为明末云间词派的宗主，为词力主纯情自然的元音，推重南唐北宋之婉约词。《全明词》收其词79首，率多描摹春景发抒春感及闺思闺怨，词情委婉艳丽，颇有北宋前期词风情。他的这首《青玉案·春思》（海棠枝上流莺转）词<sup>⑤</sup>，从词调及个别用语形式观察，颇似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相思之意，低徊缱绻，凄绝之情，弥漫厚重。直观而言，笔者觉得与其说貌似欧阳修，毋宁云近似贺铸更确切。不过贺铸的词作风情本来就与晏欧词存在源流的关系，因此说得欧词遗风，也为允见。再者如卷23评清代女词人沈纘有《蝶恋花》（百五韶光余几许）一阙云：“凄婉之词，最耐人玩味”，值得品读鉴赏，可谓“情词兼胜，晏欧之遗也”。按，沈纘，江苏长洲人，工词兼善骈文，著有《翡翠庵诗集》及文集，词有《浣纱词》一卷，词作23首。被陈廷焯誉为有“晏欧之遗”的这首《蝶恋花》是其《浣纱词》集中的第一首。原题作《春暮》<sup>⑥</sup>。该词与晏殊之同调《蝶恋花》（帘幕风轻双语燕）、（梨叶初红蝉韵歇）和欧阳修之《蝶恋花》（腊雪初销梅蕊绽）、（海燕归来双画栋）、（面旋落花风荡漾）等诸名阙，无论是抒情方式还是句法结构均非常接近、

逼似。晏欧的《蝶恋花》词也是以善写春闺春愁为主，着语清新，意象轻盈，情韵含蓄婉致，极形象地勾画出女子细腻、飘渺的闺怨情愁。沈氏此作，在词情上类同晏欧词，在轻描淡写的描景叙物中，将一己伤春情怀寄寓其间。由于是女性自身春思春愁的真实体会与写照，语句虽相对较为直接，但情感尤为真挚深沉，谓之得晏欧遗神，当为确评。

3、指出后世词中对晏欧词字词、句法的吸取与借鉴。晏欧词之所以耐人品读，情韵蕴藉，自具特色，还与其字、词及句法的选择相关。如喜用一些风花雪月及燕子等相关的短语组成意象，用语轻灵漂浮，句法灵活，情景点染，交错谐婉，结构较为紧凑，甚有层深感等。这种特质也被后世词家所吸取消化，而在方法借鉴上体现为两种形式：化用晏欧词成句和字词句法的吸取妙用。如评赵长卿《菩萨蛮》（隔江一带春山好），陈廷焯先对该词的凄婉特色做了点评：“愈凄艳愈婉约”，然后又指出：“‘芳草’是从欧公脱胎”<sup>⑦</sup>。赵词“隔江一带春山好”<sup>⑧</sup>写游子、暮春的景与情，词景凄艳，词情沉痛，而“芳草外斜阳”句意指斜日西坠，没入芳草，暗示黄昏已近，正是离人归家时分。从词句结构分析，这与欧词《采桑子》（何人解赏西湖好）中“芳草斜晖”相近，唯独将4字句扩展为5字句。陈廷焯所谓“脱胎”不为虚言。类似的还有如清代姜宸英《蝶恋花》（浪逐韶光朝复暮）一词，陈氏指出：“‘梦魂又向花间去’句从小山‘又踏杨花过谢桥’化出。情词凄绝”<sup>⑨</sup>。化用接受特征显明，论例精确，足见晏几道名句之魅力及影响。《云韶集》还指出某些字词的用法和欧词有同工异曲之妙，如卷5评邓肃《长相思》（一重溪），认为该词也“善于写景”，并对句中的“出”字之用大为称妙，认为该字从上句末尾的“迷”字“生出惊喜之状来，正复不减欧公”（卷5）。邓词之“出”字句为“溪转山回路欲迷。朱阑出翠微”<sup>⑩</sup>。此“出”字将静态的“朱阑画栋”变得带有动感，撞入人的眼帘，丛丛翠绿之中突现一处雕梁画堂，给人一种惊奇灵动的美感，在艺术上与欧词《浣溪沙》“绿杨楼外出秋千”之“出”字之用确实能达到相同的审美效果。此外，《云韶集》还着眼后世词作的整体句法，认为某些句法源自晏欧词。如卷6评赵彦端《虞美人》（断

蝉高柳斜阳处):“句法秀丽,得永叔之遗”。赵彦端本词<sup>⑧</sup>上片写景,前二句写外景,蝉、柳、斜阳、楼阁、细雨;后二句转至内景,檀板、席簟、被卷、屏风。下片写人,重形态动作的叙述描绘,画面连贯、顺畅。全篇在前物后人、前静后动的结构句法的安排下,刻画出春日女子的闲愁无聊。这种句法结构方式正是欧阳修闺怨词惯用的手段。譬如他的同调之作《虞美人》(炉香昼永龙烟白)也是如此结构句法,上片描景,下片写人,并在动静相协的结合中完成全词的情景构建,而于末句“故生芳草碧连云。怨王孙”才点出女子相思的主题。这种写作句法不为复杂,容易掌握和应用,可谓句法简洁,有章可循,字句朴素,端庄秀丽,语意连贯畅通。不过欧词用语比之赵词尤为典雅,后者则偏向通俗浅近。《云韶集》对于欧阳修词的句法遗泽多有披露。再如评元人汪斌《蝶恋花》(芳草天涯犹未歇)一词,他这样说道:“句法字法得六一真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二) 晏欧词的批评与欣赏

《云韶集》中的晏欧词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对晏欧词技法艺术、词情特色的评点与赏析。陈廷焯对晏欧词的评点思路和评判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抓住晏欧词的起句(起笔)进行言简意赅的总结评判。写作中,文章的第一段往往是全文的关键之处,或提出问题,或提纲挈领地亮明宗旨所在,这种写法中的第一段一般是全文的文心,可以借之蠡测作者意图。诗词中的第一句往往也是全文中的诗眼或词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全词的风格基调或情感特色。陈廷焯评点晏欧词,往往好如此,从起句或起笔出发,发表自己赏词的第一印象。

如对于晏殊《清平乐》(红笺小字),《云韶集》卷2评云:“起笔深情绮语,我读之低徊不尽。”陈廷焯为什么有如此感受?依笔者的理解,该词的起笔“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句,仅前四个字就包含了诸多的个人情绪,引人不由探个究竟。析而分之,“红笺”具备冲击视域的颜色,作为极为醒目热烈的朱红颜色,其色泽之夺目,恐诸色相形失色。在实际生活和文学意象中,“红笺”又是一种特殊的信笺,往往作为男女通写情书之用。在古代的情爱诗词中,“红笺”字眼的出

现不乏其例。如韩偓《偶见》诗末二句云:“小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寄卿卿”<sup>⑨</sup>。“小字”则一般暗含作者心思之细腻温柔,承载着一片相思的柔情蜜意或思乡的真挚情感。宋词中的“小字”意象更多地与爱情相关。如向子諲《鹧鸪天》(斗帐欢盟不计年):“可无小字寄芳笺。”“红笺”、“小字”在诗词中同时出现,所具有的情感冲击和艺术魅力可以想见,连宋代为文一味崇高尊古而不善言情的王安石在其《谒金门》(春又老)下片亦云:“红笺寄与添烦恼。……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搵了”<sup>⑩</sup>。看到红笺小字,这位以儒家面目自居的王安石也不免泪痕沾襟,足见“红笺小字”在文人心中的意蕴及艺术张力。这种现象颇值玩味。我们认为,在长期的文化流传与沉积中,“红笺小字”已经不是简单地具指事物,而成了相思情愁的象征意象,赋予的是美妙的爱情甚或温馨的亲情。或许正是这种诗词传统文化意象的积淀,让陈廷焯这位读书人一看到晏词“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的语句,便激发了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文化认知。何况本词起笔及后续的语句代表大晏词作的一贯风格和魅力:流转、清新和蕴藉,以至于陈廷焯阅后不由发出“深情绮语,低徊不尽”的感叹。陈廷焯评词善于抓住词的起笔起句特色,或许将其当作一条重要的诗词阅读鉴赏的途径和步骤。譬如对《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一词,他认为“起笔凄绝”等。必须说明的是,陈廷焯的这种批评之法当然不限于针对晏殊词。如卷2评柳永《安公子》(远岸收残雨)一词,又说:“起笔有力,不第写景工秀也”;同卷评贺铸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词云:“起笔飘逸,是贺公本色”;卷5评程垓《凤栖梧》(游客钱塘江上住)一词,说:“起笔劲直,最有骨力”;等等。

2、多以“凄”字品评晏欧情词的伤感特色。“凄”字本是汉语言中的一个普通的形容字,《汉语大词典》释其常用的两个义项为:(1)寒冷、冷清;(2)同“悽”<sup>⑪</sup>。悽凉悲伤,现代一般写作“凄凉”。与“凄”字搭配的常见词语除了“凄凉”外,尚有“凄清”、“凄冷”、“凄惨”等等。《云韶集》宋词研究与评判中,“凄”字头的词语主要表现为“凄绝”、“凄楚”、“凄艳”、“凄秀”和“凄断”五种形式,这种用“凄”字词语批评

诗词风格体性的方式是以往的诗学或词学专论中乏见的，即使在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或清代郭麐的《词品》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品评标准<sup>⑤</sup>。因此用“凄”字连带其它字组成一个短语并系统地用之于词学理论批评中，恐怕是陈廷焯论词范畴用语的一个特色。

“凄绝”、“凄楚”、“凄艳”、“凄秀”和“凄断”，五个词语，大同小异，都有冷清、伤悲的意思，含义非常接近，个别轻重、偏指程度的细微之处稍许不同。巧的是，陈廷焯用之品评晏欧词，五组词语三人没有重复，让我们感叹用语丰富之余，也得佩服陈氏读词论词之细心、洞察力之精微细幽，或许这屑小的差别正是晏欧词三人词情词风的差异所在。

具体而言，如陈廷焯评晏殊《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一词曰：“字字凄秀”（卷2）。“凄秀”者，凄清秀美。这样原本一个文学性强的形容词便化成了一个文学批评中的术语。正因为“凄”，所以有点伤感，而“清”又使这种伤感不显得浓重，而是淡淡的忧伤，除此，还不够足以形容，在凄清忧伤的同时又略带一种秀美之气，这当然得益于作者应用的词语较为清丽，具有温柔秀气之美感。晏殊这首作品长期以来受人欢迎，承载叙写的是相思离愁，所依凭据的却是清词丽句，不同于花间词人的浓墨重彩，景真情真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字句选择和安排之上。除了句子的秀美还有情感的伤悲，这种认识当然是和词作语句意蕴的表达及主题密切相关。依笔者的理解，这首词作每一句都镌刻着一个“恨”字。试看上片，首句“芳草长亭”，与人别离，长亭复短亭，分手容易聚首难，咀嚼的就是一个“恨”字，遗憾，忍恨别离；次句“年少抛人容易去”，年轻不懂珍惜爱情，移情别恋又为一恨；三句“楼头残梦五更钟”，好不容易进入温柔梦想，却被黎明钟声敲碎，想努力追回梦境亦不可能，无奈，幽恨暗生；四句“花底离情三月雨”，料峭三月，细雨绵绵，久下不止，本来就够烦的，何况在这样懊恼的季节又要分别，不舍，由此恨从心来，无法阻挡。下片更加直面这种春恨春愁了：“无情不似多情苦。”这种别有幽愁暗恨，其间的缱绻情愫，大概唯有历经者最有体会。因此，全词给人以凄美而伤感的审美触觉，美在字句，伤在情韵。陈

廷焯的感悟应该是具有共通性的，代表着大部分读者的阅读感受。

而晏殊的另外一首《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或许其凄凉伤感的程度有所加深，陈廷焯评云：“起笔凄绝”（卷2）。文学作品中，“凄绝”一般指凄厉绝望，意指一种非常凄凉或伤悲的情绪状态，如秦观《长相思》（铁瓮城高）有句“念凄绝秦弦”<sup>⑥</sup>。在陈廷焯笔下，这种形象化的文学表达语言转换成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审美概念：凄秀绝世。“秀”在其中，说明这种美学体验还是与清秀之词句的着笔相关。如《云韶集》评林逋《点绛唇》（金谷年年）一词：“凄秀绝世，读之神往，那不魂销。”<sup>⑦</sup>凄绝之美，可令人魂飞魄消，比之让人仅留恋不尽的“凄秀”，其所蕴涵的美学意味和张力要深厚、震撼得多。就晏殊词而言，陈廷焯体悟的是其开头句“槛菊愁烟兰泣露”，所谓的“凄绝”，不仅凄秀而且绝世，散发出来的美感特质和词学意境能达到这种至高程度的文学作品世间不多见，是谓绝境。陈氏之论固有夸张，毕竟还是基于对晏殊艳情词的审美解读，不为空高之谈。大晏这首词的得失之处不在主题的是否新颖，其最大的艺术魅力在于其造语设境与雅丽而含思隽永的语句运用，将一段普通的爱情相思写得令人百读不厌，神驰心往。譬如陈廷焯对于起句的“凄绝”之论，即是建立在晏殊善于营造一个凄美的艺术环境之上。“菊愁烟”和“兰泣露”，作为古代岁寒四君子之二的菊花和兰花，向来以其吐幽芳而不张扬的低调生活姿态赢得了文人的喜好和敬重。然而，在文学作品中，为了形象地刻画菊花、兰花仿似恹恹凝愁的忧戚形貌，而比之轻烟笼罩或露水哭泣的意象者，晏殊恐为第一人。

对于欧阳修词（及托名欧阳修），陈廷焯给予的点评是“凄楚”和“凄断”。从修饰伤感的程度言，“凄楚”约略介于前述的“凄绝”、“凄秀”之间，表达普通的凄凉悲楚之义，而“凄断”则与“凄绝”同义，毕竟“断”、“绝”字义几乎等同。如晏几道《浣溪沙》词有句云：“雨花凄断不堪听”，即指雨滴断断续续地敲击着花瓣声令人难以忍受，但陈廷焯将之引用到词学审美批评，算是自有的发明。作为一个美学概念，笔者认为二者反映的审美判断内涵是一致的，故本文不予



置评。

相对于晏殊之凄绝、欧阳修之凄楚，陈廷焯认为晏几道小山词与之略有不同而最为“凄艳”。如卷2评《清平乐》（留人不住）词云：“凄艳缠绵，读者伤神。”“凄艳”的情感色彩和语词的冲击力当然和凄绝、凄楚之类不同，它的特色之处在于凄中有艳，悲凉伤感之中却见冷艳之逼光，这种情致是与秾艳、华丽之景致不同。对于小晏这首词，凄凉悲慨之色不必叠床架屋再议，那么艳丽之色从何而来？当然源自词句的设色铺彩。上片之中的“兰舟”、“碧涛春水”，下片之“杨柳青青”、“锦书”、“画楼”等语词，均带上华美浏亮的外壳，刻画出人物活动的场景，烘托全词的伤感悲叹的意境，此或许是所谓“以乐景写哀，更见其哀”的手法吧，令陈廷焯尤为之激赏。

《云韶集》对于晏欧词的评点除了上述明显的断语之外，还有其它方面的一些批评表现。诸如，对于晏欧词渗透情韵的这一特质多有关注；此外，对于小山词的清词丽句也别有识赏。

### 三 《词坛丛话》的晏欧词观与《云韶集》的离合

与《云韶集》词选产生于同时的《词坛丛话》，其总体的词学倾向与前者一致，是对《云韶集》选词、释词理论和原则的进一步认识和总结说明。106则词论中，清代个人词论独占50则，凸显陈廷焯以论国朝词人为主的词学倾向；对于宋代词人词学的评鹭当然成了另一个重头戏，足有31则，这与《云韶集》取词比例大致相当<sup>⑧</sup>。对于其选词标准，《词坛丛话》明确指出：“是集所选，一以雅正为宗”<sup>⑨</sup>，纯正者、刚健者、工丽者各有所取，既表明了取词宗风，又体现了陈廷焯不以门户为限的较宽的论词视域。另一则词话又云：“是集所选艳词，皆以婉雅为宗”<sup>⑩</sup>，是对前述“一以雅正为宗”的补述和所选艳词的解释。流风渊源，大致是浙派词学宗尚遗风。不过，陈廷焯论词虽然推衍浙派，但对两宋的看法不以浙派为限，认为各有所优。他说以“风格”而论，北宋词当然要高于南宋，但是若以词味道“纯雅端正”而言，则“此北宋不及南宋处”<sup>⑪</sup>。因此，在此认识基础上提出“两宋词不可偏废”的主张，

于“古今五家词”中，北宋以贺方回、周美成为代表，南宋以姜白石为骨干附及史达祖、张炎<sup>⑫</sup>，表现出融合南北宋词风的通达的词学观，是对浙派词学主张的进一步修正和迈进。

在这种词学理论看法一致的背景之下，陈廷焯对于晏欧词的看法是否和《云韶集》词选词评一致呢？或者是否又有新的认知呢？我们考察认为，《词坛丛话》和《云韶集》词选词评理论主张一脉相承，具体涉及到晏欧词的评论时，前者至少在评论对象、批评态度和用语上与后者相较还是表现出有所偏离，而对于晏几道的评判基本保持耦合一致的态度。

首先，《词坛丛话》没有对晏殊词作整体结论。《云韶集》选词词评主要是对词人词作的单独、专门的评点，而《词坛丛话》则是陈廷焯对词人词作的总体成就观感。通观《词坛丛话》专论宋词人的31则，其中涉及晏欧词的只有3则，其中欧词1则，余者为小晏词，对于晏殊词不置一评。这种论述格局与前述的晏殊词选词评状况落差巨大。《云韶集》词选卷2评殊词云：“元献词风神婉约，骨格自高，不流俗秽，与延巳相伯仲也”，如此高调称扬殊词却在《词坛丛话》不置一评，其情形与欧阳修和晏几道词大为不同。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认为，陈廷焯论词抬尊冯延巳，《云韶集》词选评卷2中指出冯词为“五代之冠”，而陈氏夸耀殊词与冯延巳词同列主要是从“骨格”这一角度着眼，而不是从宏观整体上对晏殊词成就的盖棺论定。《词坛丛话》第4则指出“终五代之际，当以冯正中为巨擘”，推冯词至五代之冠的地步，而第5则认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是从词作自然风格的角度将北宋词推到至高地步，殊词属于北宋词元勋之一，当然也适用本论断，因此陈廷焯将殊词和冯词并置而论是从词作最高创作地位这一侧面来类比的，不过冯词是从整体成就上而论，而晏殊词侧重骨格这一方面。换言之，若从宏观整体成就或独具匠心个性而言，陈廷焯或认为晏殊词尚不具备再次引他注意的地步，至于《云韶集》词选不少晏殊词作，应主要为词学发展脉络和词学影响作计——殊词虽不关键，但词史上不能缺席。这种看法无疑是对宋词发展史的参悟。

其次，《词坛丛话》对欧词抱有贬低评判的看



法。检阅《云韶集》所选16首欧词评语，无一有贬损之语，《词坛丛话》则不同。第一，陈廷焯指出欧阳修词为“飞卿之流亚”<sup>④</sup>，道出了欧词与温词的相似处，但认为欧词不如温词，似有偏颇之处。第二，批评欧词“家数近小，未脱尽五代风气”<sup>⑤</sup>。如何看待陈廷焯此番批评言论呢？

我们认为陈廷焯评判欧词的矛头所向主要是针对言情词而言。从情词角度上分析，《词坛丛话》肯定温飞卿词的先锋地位，“风流秀曼，实为五代两宋导其先路”，而《云韶集》词选评也高度认可温词写情的特色，认为“飞卿词以情胜，以韵胜，最阅人目”。温飞卿之后的晏殊、欧阳修正处宋代建立前期，彼时词坛盛行的是晚唐五代温韦之类的香软艳情词，而宋代特色的词风尚在酝酿胚胎之中。另外，晏欧二人虽祖籍江西，离南唐未远，但是南唐的二主一臣士大夫词风由于缺乏编选刊刻如《花间集》那样的选本流传，以致影响流传范围有限，当晏欧词学南唐时，或许已是中晚年之后的事。所以早期的欧词当以学晚唐花间情词为主。这些词作涉及对象以女性为主，抒写主题不脱闺思情愁，描写场景大多集中闺阁绣楼，所谓“飞卿之流亚也”、“家数近小”均当指此言。毋庸讳言，陈氏的看法不乏合理的成分，但是，我们认为陈廷焯这种批评指责的看法还是片面的，是未能整体把握欧氏情词特色和成就的一面之词。以女性或艳情词而言，温庭筠固然是高手，晏欧词也非全是温韦西蜀花间情词的翻版。他们的同类之作还是有所超越和发展的，比如晏殊之《破阵子》（昨日眼探春消息）阙，已经将笔触伸向描绘农村女性的欢乐场景，这对于《花间》的主题明显是一个突破。而欧阳修诸多的女性词，尽管是多以男子的视角观照填词，但词风基本卸除花间的香艳而变为清雅。至于受南唐词风影响而抒文人士大夫个体情志的词作更是另当别论。晏欧对西蜀南唐词的变革与超越，已成为词界共识。必须提醒的是，陈廷焯对欧词的不满和批判为后期的《白雨斋词话》中大势鞭挞欧词提供先声，这是历代治词者缺少注意的现象。虽如此，陈廷焯还指出欧阳修的香艳之作“亦非尽后人伪作”<sup>⑥</sup>，又具备一定的辩证思想，较为公允可取，体现陈廷焯超越一些前人一味否定等俗论之可贵眼光。

第三，对晏几道词一以贯之抱激赏态度。《云韶集》词选中以小晏词数量最多并多赞语，体现陈廷焯对其词的激赏。《词坛丛话》继续保持了这种爱赏批评态度。《词坛丛话》对于黄庭坚给予晏几道之“四痴”的说法或有兴趣。陈廷焯复述了黄庭坚的说法，并进一步作了阐扬。他说晏几道之为人“正有异于流俗，不第以绮语称矣”<sup>⑦</sup>。此话正准确地道出了晏小山词的胜处。晏几道善写情词，但一扫晚唐五代绮丽词风而变为清丽自然。前已述，《云韶集》中对小山词的清词丽句多有评点赏识。晏小山词以情词为胜，不在对象，也不在场景，更不靠华丽词藻，而是靠真心真情打动人心。或许因此，《词坛丛话》中陈廷焯还认为小山词以“韵胜”而别于清真、白石“自成一家”<sup>⑧</sup>，此“韵胜”即情韵，揭示了晏几道词的不同凡响之处。笔者认为，仅以写情词高超而论，北宋定然超越南宋，如秦观、贺铸皆有擅情之作，而晏几道以其天真痴绝之气尤为佼佼者，南宋而下，或惟纳兰性德一人尚可称之。

综上，我们认为《词坛丛话》和《云韶集》词选评关于晏欧词的评判之所以有所偏差疏离，一则因为二者观照视角有异，前者侧重从词史地位、词作个性作宏观论定，后者主要从词作语言技法等角度赏析；二则是陈氏个人对于晏欧情词特质鉴赏分析把握不够而得出的误差所致。当然，对于小晏词的称扬却是二者耦合之处，反映陈廷焯对它的别有会心和赏见。

#### 四 结 语

《云韶集》和《词坛丛话》对于晏欧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评点，在此二著中不仅选有数量不等的作品，而且富有个性的点评和赏析。早期的陈廷焯从浙派崇雅的词学宗尚出发，认为晏欧三家词“规模前辈，益以才思”，是对《花间》、南唐之词风之略有变革和创获。不仅如此，陈廷焯还指出了晏欧词在后世的传承影响，并对三家词多有激赏和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值得肯定的，而某些细微着眼处的体味更是他人不可道之处，体现陈氏真正是从文学批评角度选词评词，这一点对于浙常转换之际的词坛尤为可贵。不过客观而

论,有关欧词的某些不满看法不乏片面之处,或可作为后期《白雨斋词话》否定评判欧词之先声,理应小心辩证对待。考察晏欧三家词在二著中的流衍批评,不仅有助于认识北宋前期词学大家的传承接受状况,而且有助于从个案角度探索研究陈廷焯某些不为世人所注意的词学思想细节及清代后期词学发生发展之状况。当然,后期的陈廷焯一般认为坠入常州词派,他的词学思想对前期有所变异和扬弃,包括对晏欧词的批评,不满程度加重,尤其表现对欧阳修词地位和影响的否定,这在其后期著作代表《词则》和《白雨斋词话》中有集中体现。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代晏欧词研究史稿”(编号:ZGW1312)阶段性成果]

- ①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第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 ②彭彭玉平《白雨斋词话导读·前言》,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彭玉平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③《云韶集》26卷,未刊,今参《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4期,2011年第1、2期刊载的孙克强及杨传庆点校整理本。
- ④陈廷焯:《云韶集》卷15,见《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1期。
- ⑤陈廷焯:《云韶集序》,见《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
- ⑥《云韶集》的选词模式与各家取词比例和《词综》几近相仿。
- ⑦⑧陈廷焯:《云韶集》卷2,见《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
- ⑨详参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全唐五代词》正编卷1,第176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 ⑩许昂霄:《词综偶评》,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54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 ⑪⑭⑮陈廷焯:《云韶集》卷1,见《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
- ⑫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 ⑬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第10页,徐调孚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 ⑯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2,第44页—第45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抄本。

- ⑰陈廷焯:《云韶集》卷1,见《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本词《全唐五代词》入录副编卷1,该卷共收韩偓词11首,参曾昭岷等编著《全唐五代词》,第1058页—第1062页。
- ⑱⑲陈廷焯:《云韶集》卷3,见《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
- ⑳龙榆生选:《唐五代宋词选》,引吴熊和主编《唐宋词话·两宋卷》,第75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㉑⑳㉒《全宋词》第1册,第648页,第268页,第589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 ㉓赵鼎全词见《全宋词》第2册,第1222页。
- ㉔陈廷焯:《云韶集》卷6,见《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
- ㉕另一刘镇为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字子山,号方叔,存词《贺新郎》及《天香》两首,参《全宋词》第2册,第1754页—第1755页。
- ㉖参《全宋词》第4册,第3162页—第3168页。
- ㉗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第4册,第1914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 ㉘关于沈继及其词作均参清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6集,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95—1896)刻本。
- ㉙陈廷焯:《云韶集》卷4,见《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
- ㉚⑳参《全宋词》第3册,第2351页,第1892页。
- ㉛陈廷焯:《云韶集》卷17,见《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1期。
- ㉜邓肃本词《全宋词》词调作《长相思令》,参第2册,第1439页。
- ㉝《全唐诗》第20册,第7843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 ㉞参《汉语大词典》(电子2.0版)。
- ㉟郭麐《词品》之十二品参江顺诒辑《词学集成》卷8《郭频伽词品十二则》,见《词话丛编》,第3295页—第329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廷焯:《词坛丛话》,见《词话丛编》本,第3742页,第3739页,第3741页,第3720页,第3720页、第3721页、第3724页,第3721页,第3721页,第3722页,第3724页。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超